



# 父辈的海棠花

吴朝标

把花草树木安放在盐碱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胜利油田所在地东营，土壤以富含盐碱著称，而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养育中，花草与树木仿佛也具备了石油人的秉性，学会在盐碱地扎根，学会在盐碱地繁衍，并以油田驻地为中心不断往外延伸。

说起石油人栽花种树的成就，就不得不提及油田汽修厂，它位于油田基地南边约5公里处，这里有油田最古老、最具观赏价值的西府海棠。每年4月，海棠花竞相开放，硕大的树冠如花伞，把一半花儿撑在围栏内，一半花儿撑在围栏外。粉色、白色、红色的花瓣飘洒成雨，将围栏外的人行道以及围栏内的小区道路铺成两条相互缠绕的花径。

漫步于花径的大多是小区居民，有相互搀扶的老夫妻，有手牵手的一家三口，有嬉笑打闹的小朋友。这时候的小区，准确地说，是小区北门附近，连空气都是香甜的味道。花香胜过陈年老酒，浓郁而不腻烦，陶醉而不上头；花色堪比盛世牡丹，雍容且自带华贵，大气而不失端庄。

20世纪70年代初，为顺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油田决定成立汽修厂。这时还没有厂区，更没有家属区，员工大都散居于干打垒（也叫地窝子），而所谓的厂房，无非是一处临时搭建的工棚。到了80年代初，随着油田基地逐渐壮大，在基地南边划出一片荒地，用作汽修厂厂区以及职工家属区。

那时，土地贫瘠，树木稀少，胜利人心中都有一份执念，那就是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这种执念逐渐形成一种石油文化，深深植入每一位石油人的心里。

海棠树的引进，是当时汽修厂领导一次去外地参观学习，看到人家的厂区和家属区，这里几行、那里一簇，到处都是怒放的海棠花，心生羡慕，考察结束后，就带着随行的卡车赶到当地市场，购买了数量不多的树苗，一路马不停蹄赶回了胜利油田。随后就是挖坑，取土，回填，栽种，浇水，忙了个不亦乐乎。最终，海棠树存活不算多，以小区北门围栏内侧为主，还有数棵零星散落在楼群之间。

2024年春天，又到了海棠花开的时节。跟往年一样，我漫步来到小区北门，踩着被风吹落的花瓣，沐浴着满天花雨，呼吸着此刻的空气。

在众多赏花人中，我捕捉到一道与众不同的身影。我小心地走近他，这是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中年人，身材高大，双手后背，与其说他是在赏花，不如说更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在与他简单攀谈后得知，原来是他的父亲，正是第一代油田汽修厂员工，也正是40多年前栽种海棠树的负责人之一。

当年，他父亲带领车队前往山东淄博取土，淄博离东营不到100公里，当年路况极差，他父亲天不亮就出发，返回时已是后半夜。来不及吃饭，下车第一件事，就是招呼所有人将树苗赶紧栽入早已预备好的、深达数米的坑里，用拉回的新鲜土壤填充，然后浇水，压实，再浇水，再压实。随后，给海棠浇水和除虫的任务也交到了他父亲手上。那段时间，他父亲每天晚上回家，要么是身泥水，要么是一身农药味，吃饭时双手颤抖得连抓起筷子都难。

海棠在他父亲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他说他记得海棠开出第一朵花的时候，那天凌晨，父亲唤起他和母亲，三人早早来到那棵树下，他父亲昂着头，脸上笑成一朵



海棠依旧

刘军摄

花，满眼都是宠溺，像在注视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之后每年海棠花开，若不是有极特殊情况，他的父亲永远不会缺席。别人赏花只是赏花，他父亲不仅赏花，还要对土壤、树根、树干、树枝，甚至花朵的纹路仔细检视。

他父亲退休后，回到鲁西南老家养老，每年4月，只要身体还可以支撑远行，老人就坐车赶回来住几天，沿着当年自己栽植海棠树的足迹，一边巡视一边欣赏，等到海棠花落，再心满意足地离去。再往后，他父亲走不动了，就打电话过来询问海棠树长势如何。

他仍然居住在小区，像父亲一样每隔几天就会来看一看，从海棠树的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到东头。花开时就赏花，无花时就赏树。

在胜利油田基地，也就是如今的东营市西城，从来就不缺少石油人改善生态环境的

壮举。这里有十万亩生态林，有广利河湿地公园，还有生态与生产和谐共存的井工厂，这里一座、那里一片，营造出石油城的独特魅力。

其实再说回海棠，它无非是父辈们生态保护史册上一页，或许连一页也算不上。但正是这一片片树叶、一朵朵花，记录了石油人不仅能够为祖国献石油，也见证了石油人在盐碱地上创造生命之美的不懈努力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 遇见·石化之美

## 旧物眷眷

的年月。

据说作家张炜至今还在用笔写作，如农耕时代吆喝着老牛耕田的农夫，一笔一笔郑重书写，全是心血的凝聚。他那本皇皇巨著《你在高原》将近500万字，全是一笔一笔在纸上写出来的。

还有作家刘震云，他用蘸水笔写作，蘸一次，写下10多个字，有惜墨如金的感觉。每写下一个字，都怔一怔，像是在雕刻一个字。所以读他的文字，很少废话。

作家莫言也是这样，他说用纸笔写作有成就感。写完放在旁边，每天一数有20多张纸，心里很是安慰，写几个月一大摞，好比农民看到粮食堆在院坝。莫言原来也曾经用电脑写作，感觉不太好，第一个是写字速度变慢了，一上网就忍不住去面对无数的八卦和垃圾，在网络上磨磨蹭蹭，一下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结果又要吃饭了，吃饭后又陷入疲倦期。莫言后来为了集中精力和心思写小说，克服自己喜欢在网上飘来飘去的恶习，就把电脑搁置了。

这些还在用纸笔写作和纸上阅读的人，像那些私塾里的老先生一样，他们身着布衣布衫，面对文房四宝，青灯黄卷，在笔墨纸砚前凝神运气，阅读与写作，完全是一种生活仪式了。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那些还在执拗着用毛笔书写的作家，我用保存的一支笔，向他们遥遥致意。

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一个人走上一栋旧楼，在7楼的门前，张开双臂，忍不住拥抱了那斑驳的老墙。那是我曾经住了13年的家，墙壁上渗透的烟火气息里，袅袅浮现着那些年一个家的灯影摇曳，油烟滚滚里的亲昵与争吵，相爱相杀，还有内心里独自翻越过的坎坷。

旧物眷眷，时光里缓缓落下的古铜色光泽中，是岁月为我披下的温暖老棉袄。

（作者来自中长燃公司）



## 散文

## 秋天的怀念

卢亚兰

总是觉得，秋天是四季中最好的季节。走过一个炎热喧嚣的夏季，当秋天悄悄来临时，不禁喜上眉梢，像是从一次重感冒中突然走出来，说不出的清爽，说不清的欢喜！那些与秋天有关的怀念，在秋光里排山倒海般涌来。

西风来处，树木苍翠欲滴的绿一点点变得黯淡，等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眼中的风景渐渐被涂染上了那些与心情有关的颜色。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途经的风景中，有一池已开败的荷，只留了那听雨的荷叶黄绿相间依靠着。以前总是喜欢那一池亭亭玉立的荷，开在晨光里，风过处，荷叶上摇动着露珠闪烁水晶般的光芒。

而今，更喜这一池开败了的荷，眼里的残荷与李老十画里的残荷交相辉映，就像他说的，有的人怜惜花朵的消逝，也有人会淡淡说着那句：“花朵谢了还会再开，蓄芳待来年！”是的，一场盛大的凋零是一次壮美的涅槃重生，秋天，就是这样一个蕴藏着力量的季节。

“八月寒苇花，秋江浪白头”。8月，黄河边那大片大片白了头的芦苇荡已浓浓的溢出一层一层的黄来，沙沙摇曳在秋风里。

黄昏的斜阳中，车子从横跨黄河的大桥上经过。黄河中央那小小的沙丘已被秋水没过，偶有飞鸟的剪影跃入眼眸，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无处不在上演。

“愁与西风应有约，年年同赴清秋”。一阵西风一段愁，愁与西风有约，秋与诗人结缘。秋雨的凉，秋风的愁，都悄悄融进了诗人的笔墨里。

秋相忆，最忆是易安。“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尘烟如梦花事了，易安词定格了所有关于秋天的畅想，秋天的一切都是瘦的，和李三瘦同瘦同美，将所有力量都蕴藏在骨子里的倔强中。

秋相忆，也还是纳兰。“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读纳兰容若，方知铮铮男儿也柔情，那些行走于人间的风，总有一颗云一样柔软的心。

吹一阵秋天的风，看一次秋天的云。世间总有美好如彩云易逝，世间总有结局不如人所愿，像易安的颠沛流离，像纳兰容若的好梦难圆，像这一场秋天注定了从绚丽走向荒芜。可是，留不住的是风，吹不走的是心，如同这秋光，总有一种存在，用千年万年的感动相抵了那短暂的光阴。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这是秋天的江南，在那个留得住青山绿草的地方，秋天的风也许是暖的。江南虽美，可是秋天我却喜欢在“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北方，在这样的北方，有着秋天最真实的味道。

有雾缭绕萦绕，云一样填满了山与山的空隙；有雨淅淅沥沥，雾一样朦胧了眼与眼之间的距离；有云丝丝缕缕，纱一般点缀着高远的长天；有梦牵牵绊绊，纱一样隐掩了带泪的往事。

在所有的风景里，都曾有一个吸引着视线的身影；在所有的怀念里，都曾有一个一起谈论着诗与远方的人。在秋天，在北方，那些属于秋天的怀念，雾一样，云一般，轻若纱，美如梦。

（作者来自宁夏能化）

## 诗歌

## 戴家山上

陈锡让

我不止一次坐在戴家山上  
看落日西坠，远山拱起乌黑的脊背  
普光气田净化厂铺开宏大的叙事  
像一场仪式

六座灯塔忽明忽暗  
而路灯昏黄，四十米大道  
呈现出之字形走向  
穿过铜坎村  
我不止一次远眺  
入目皆是梦一般的幻境

是的，群山隐匿，静默  
西北角的天空中  
放空火炬吐出硕大的火焰  
犹如一盏莲花状的天灯  
庄严，肃穆  
被低沉的夜色裹挟

那一刻，满载疏黄的专列  
正轰隆隆穿过隧道  
大风呼啸，山体颤抖  
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重

那是戴家山被带走的前兆  
还是耳朵里盈满了成吨的风声  
我还没有离开的打算  
我甚至连坐都没有变更一下

巨大的钢铁终于爆发出一声汽笛  
悠远，深长  
瞬间摆脱了山体，奔向山外  
夜晚很快恢复宁静  
这种落差，无须去证实  
背后吹来的大风，只是吹过  
暂坐的我，把普光气田美好的一面  
予以赞美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苏成武

我师傅姓张，叫张瑞，已退休多年。临退休前，赶上了专业化重组，今天还属于这个厂，到了明儿就成了另外一个厂的人。单位归属变了，其他没什么大变化。师傅在新岗位没干多长时间，就退休了，退休后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离开了临淄。

我刚到那个班时，师傅是副班长。那时候，我们一个运行班组接近30人。主操、副操和助手，3个人组成一个岗位，分工也很明确，主操负责室内监盘，副操与助手干现场操作。活儿多的时候，班长会来室内顶岗，岗位上的3个人都去外边操作。在机组岗位上学到的技能，是小杨师傅教我的。到了另外一个岗位后，熟悉系统、掌握工艺流程，就是张师傅教的了。

师傅这代人身上，有很多传统印记，比如说吃苦、认真、务实。这三样，从他领我查系统的过程就能看出来。那时候，师傅带着徒弟学技能，一般都是利用上零点班的机会。为啥是零点班呢？因为夜间生产变化小、操作也少，能抽出身来教。

那天，师傅带着我到现场查系统。在汽轮机厂房的15米位置排列着9条保温管道，每根管道的不同位置又有许多大小不一、功能相左的阀门。师傅给我讲这些管道的来去走向，讲一只只阀门的功能用途，讲操作时的安全注意事项。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感受：眼花缭乱，一头雾水。

一次，两次……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才在师傅的督促与帮助下，大致理出了点眉目。随着操作次数的增多，复杂的汽轮机系统也就慢慢弄懂了。即便事情过去了多年，每每回忆起往事，我还会记起当年跟随师傅学习的情景：两只手电筒的光柱，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如点点星光，隐约在无边的夜幕中。那光柱，有时游走在水流的方向，有时又游走在气流的方向。下水、补水、高加水、水气平衡、安全门、排氧门……一个个生疏的字眼，就这样在师傅耐心的讲解过程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最终变成了我干好工作的技能。

那时候，忙过一个班后，我们这些倒班的

人喜欢凑到一起，找一个路边的大排档，点上三两个小菜，烤几把肉串，熏着炉火，顶着炭烟，说南道北。几口烧酒落肚，绷紧的神经和疲惫的身体瞬间得以松弛。

有一回，深夜1时下班回到城里，我和几个工友缠着让师傅请客。师傅说：“请客可以，要找个离我家近点的地儿，我有泡好的枣酒。”

那天夜里，天气特别的冷，北风吹在脸上，仿佛被刀片割过一样生疼。不会会儿工夫，张师傅回来了，怀中抱着个玻璃瓶。里边的酒，一直漫到瓶口的位置，自制的封口，还是很严实的。那些浸泡了几个月的青枣，脆生生地沉在瓶底。

那顿酒，四个人都没少喝。酒香、投缘、简单、仗义、豪迈……这些在工人群体的典型特征，就在那夜，在那瓶酒的作用下，清晰地展现出来。记不清喝过多少次酒，可唯独那天，那瓶泛着淡绿色泽的泡酒，记忆犹新。

那个晚上，师傅给我们讲了他的青年时代。在遥远的黑龙江，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跟着一帮壮实的汉子，到原始森林里伐木，踩着厚厚的积雪，把一根根圆木拉到江边、扎成木排。待到来年冰雪消融，借着江水的流动，把木排运到远方。

“站在木排上欣赏江岸风光的时候，心情特别好。”师傅喝着酒聊着那时的蓝天、白云和滔滔江水。

听师傅讲完自己的放排经历，我说：“师傅等你哪天退休了，咱俩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你带着我，去你放排的地方看看，也去三江口转转，咋样？”当时借着酒劲，师傅拍着胸膛答应下了。多年以后，这个梦想却变得无比遥远了，不光师傅年事已高，受不了远途的劳顿，就连我自己也不敢硬撑着远游了。

与师傅在一起工作差不多有十年了。这十年中，师傅没有被评过先进，也没有获得过劳模这样的荣誉。他跟大多数的工友一样，在汽轮机岗位倒了一辈子班，把那些设备、管道、阀门、仪表视作宝贝。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是令人钦佩的一撇；他对周围同事和徒弟的热心与率真，是令人钦佩的一捺。简单的两笔写下，对得起工人的“人”字了。

（作者来自齐鲁石化）